

闲情偶寄



暮色从西边漫过来的时候,街灯一盏一盏地亮了。小城的街道不宽,平日里总觉得有些逼仄,今晚却因了这中秋的月色,显出一种别样的温柔来。店铺大多关了门,招牌在薄暮里静默着,倒像是也歇下来赏月了。

街心的小广场上聚了些人。三五个老人搬了小马扎坐在树下,收音机里放着晋剧,唱腔拖得长长的,像这秋天傍晚的风。旁边石桌上摆着一壶茶,茶气袅袅的,跟暮色缠在一起,分不清哪是烟,哪是光。几个半大的孩子在人堆里钻来钻去地捉迷藏,一个藏到卖糖葫芦的架子后面,另一个蹑手蹑脚地绕到花坛边,忽然被树根绊了一下,扑通跪在地上,惹得老人们一阵笑。笑声在渐浓的夜色里传得很远。

晚风里只闻见花香,一丝一丝的,甜得刚好。还有不知谁家窗口飘出来的炖肉味儿,混着葱姜爆锅的热气,把整个黄昏都熏得暖了起来。

我踱回家时,妈正在摆桌。北方的中秋,供月是顶要紧的事。桌上铺了新布,上面放着几个圆盘,盘里的东西可真不少。石榴裂开了口,露出玛瑙似的籽粒,在灯光下亮晶晶的;柿子红得透亮,像一盏盏小灯笼;葡萄紫得发黑,上面还凝着水珠;苹果是“黄元帅”,闻着就有一股甜香;还有猕猴桃,毛茸茸的,静静地卧在盘子里。正中央是月饼,金黄油亮的饼皮上有的印着花好月圆四个字,有的印着五仁、玫瑰、枣泥等字样,表示月饼里的馅料。

我站在桌前,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果子,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中秋来。那时候供月桌上只有三样东西:苹果、梨、西瓜。苹果是青红相间的国光苹果,个头不大,咬一口酸得人眯眼睛,但那股子酸劲儿过了,满嘴都是清甜。梨是大白梨,皮糙肉厚,削了皮能看见里面雪白的果肉,咬下去咯吱咯吱地响。西瓜是最后才切开的,圆滚滚一个,在凉水里镇了大半天,一刀下去,咔嚓一声裂成两半,黑籽红瓤,凉气扑在脸上,连鼻尖都是甜的。那时候家里穷,这三样果子摆在桌上,已经是顶金贵的东西了。妈切西瓜的时候总是小心地数着瓣数,要保证每人分到不多不少的两牙。我捧着属于自己的那一牙,舍不得大口吃,先用舌尖舔舔那红艳艳的汁水,再一小口一小口地啃,连瓜皮上最后一点红瓤都要刮干净。

而现在呢,石榴柿子葡萄猕猴桃摆了一桌子,月饼也有好几种馅的,日子是好了,可那些果子摆在桌上,反倒不像小时候那样,每一样都透着郑重其事的分量。我伸手拿起一个石榴,掰开来,籽粒密密麻麻的,数都数不清。妈在旁边念叨:“石榴多子,这是好彩头。”可我看着那些挤挤挨挨的籽粒,心里想的却是小时候那瓣西瓜,红瓤黑籽,清清楚楚的,一个人就那么几口,吃完就没了,于是格外地珍惜。月亮升起来了,先是黄澄澄的,像块温润的玉,慢慢爬到东边楼顶的时候,就褪了那层黄,变得皎洁起来。供桌摆到阳台上,正对着月亮。爹在厨房里喊饺子好了。我进去端时,热腾腾的白气扑面而来。猪肉白菜馅,是北方人家最寻常也最离不开的味道。饺子一个个胖鼓鼓的,像极了天上的满月。爹说今晚的饺子要蘸醋,醋里还得放些蒜末,这样才配得上中秋的月光。一家人围坐在阳台的小桌前,饺子就着月光吃,竟比平日多了几分滋味。楼下不知谁家放了支曲子,是《春江花月夜》,琵琶声穿过夜色传来,断断续续的,倒正合了这静静的夜。我咬开一个饺子,肉的鲜气立刻盈了满口,抬头看见月亮正停在对面那棵老杨树的枝丫间,像是也被这人间烟火勾住了,不肯再往上攀。

桌上那些石榴柿子葡萄猕猴桃,在月光下泛着各自的光泽,红的紫的黄的绿的,热闹得很。可我总觉得,它们不如小时候那三样果子耐看。苹果的青红,梨的雪白,西瓜的墨绿,三样颜色简简单单摆在那里,像三枚印章,清清楚楚地盖在童年的记忆里。那时候的中秋,月亮好像比现在更圆一些,月光也比现在更亮一些。妈切西瓜时的那一声“咔嚓”,隔着三十几年的光阴,还在耳边脆生生地响着。

夜渐渐深了,月亮却更亮了,把小城的屋顶、树梢都染上一层银色的薄纱。我想起《东京梦华录》里写的中秋夜,是“贵家结饰台榭,民间争占酒楼玩月”,千年前的繁华热闹,与今日这小城的安静团圆,原是一样的心思。只是从三样果子到满桌琳琅,从缺衣少食到应有尽有,日子是好了,可那份等待月圆时的心跳,好像也在这丰足里一点点平静下去了。收拾桌子的时候,我拿起那个还没吃完的石榴,掰了几粒放进嘴里。甜的,也是酸的。跟小时候那苹果一样,酸甜参半。这大概就是日子——无论桌上摆的是什么,月亮亮还是那个月亮。

诗·词·写·意

中秋月

●谭哲胜

月沉入湖中
留下静谧的沉思
月晃入江中
摇动不安的灵魂
月涌入海中
激荡所有的豪情
中秋的圆满里
生与死没有界限
月亮啊月亮
你赤裸着
将人间的悲欢
一一揽入怀中

秋分遇中秋

●彭根成

秋分把昼夜裁成两半
一半留给稻穗低垂的谦逊
一半托起中秋圆满的银盘
镰刀在月光下磨得发亮
割下千顷金贵的浪
也割下桂子飘落的香
谷粒是大地写给天空的信
字字饱满,句句滚烫
风一吹,便落满晒谷场
月饼咬开一弯月牙

馅里藏着夏日的汗
和秋阳晒透的甜
农人把丰收装进麻袋
也装进团圆的碗
一碗新米,一盏桂酿
敬这平分秋色的人间
秋分不冷,中秋不寒
因为仓廪已满,灯火正暖
所有弯腰的辛劳
都在这夜,被月亮轻轻扶起

小城中秋

●郝晓霞

汇款单上的中秋

●邹强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在农村信用社上班。一年里头,营业厅有几天最忙,中秋节前算一天。

忙的不是贷款,是取款和汇款。中秋近了,稻子还在田里。来取款的乡亲,说的都差不多:取点钱,买两盒月饼,割几斤肉。柜台前的长凳上坐满了人,排队的人一直到门口。柜台的另一头,是来办汇款的。

那时候在外务工的人,节前都会从银行把钱汇回来,家里人拿着汇款单来取;也有反过来的,家里给在外读书的孩子汇生活费,到我们柜台上去办理。

汇款要填单子。单子上有“用途”一栏,窄窄一行,写不了几个字。识字的人自己填,不识字,就趴在柜台上,叫我们代笔。单子填好,复核,盖章,入封,快的三五天,慢的要一周多,钱才能到对方手上。急也没有用,那个年月,就是这个速度。

所以节前总有人来问汇款。今天来问,明天又来,探个头,就问一句:“我们家的到了没有?”我们答:“到了会给你带信。”嘴上应着,心里都知道,他们问的不是钱,问的是人回不回来过节。

有位老大爷,儿子在南京上班。他进营业厅有个习惯,先在门口把鞋底在台阶上蹭一蹭,汇款单裹在手绢里,手绢包在塑料袋里,一层一层打开。每逢节前,儿子汇款,他都来取;隔些日子,他又来,把卖鸡蛋攒下的零钱汇回去,一把毛票数得清清楚楚。进进出出,都是经我的手。

有一回他来柜台汇款给儿子,“用途”那一栏,他让我帮他写“家里都好,勿念。”我说:“这一栏是写用途的。”他说:“你就写,家里都好。”我只好写上。写完他又说:“再问问他中秋节回不回来。”我说:“写不下了。”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,说:“那就算了,他忙。”

也有老大妈给在外读书的儿子汇学费,头一回写汇款单的用途时,举着看了半天,问:“这上头能写字不?”我说:“能,就那一行。”她想了想,说:“那就写,过节买个月饼吃。”

有一年中秋节前一天,那位老大爷又来取款。单子是儿子从南京汇过来的,用途栏里,他儿子写了三个字:今年回。老大爷举着单子给我看,手有点抖,说:“你看看,你看看。”那天他取款,头一回没提买月饼,说要称肉,儿子爱吃猪肉烧百叶。

到了中秋节的正日子,营业厅里反倒显得冷清。一上午没有几笔业务,该取的都取了,该汇的都汇了。午后提前关门,算盘一收,各回各家过节去了。

如今汇款单早已没有了,手机转账,一秒就能到达对方账户,想要写什么话也可以在留言框里写,但没多少人写了。微信群里的中秋祝福一排排地刷,一个月饼表情包,就算是个问候。

可是我总会想起那窄窄的一行空白。那本不是留话的地方,可是那些年,天下的父母亲女,都把最要紧的话挤在了里头。

钱到,人到;人到,节才到。又到一年中秋。我想,手机转账要是也有一栏非填不可的用途,许多人大概会写得慢一些。



明月渡千年,岁岁慰人心

●杨太国

人间风物换了一茬又一茬,唯有天上这轮明月,跨越千年时光,静静高悬夜空,温柔慰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事与归途。

这轮月,李白看过,杜甫看过,苏轼看过;边塞的士兵看过,离别的行人看过,今夜的我们,也正看着。

古人写月,写得最多的是想念,是藏在月色里的万般心境。

李白的月,是朋友,也是酒伴。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别人看他是孤独,他偏能从孤独里喝出豪情。没有亲人在身边,没有朋友同席,那又何妨?天上有月,身边有影,三个人,也能成就一场盛事。这就是李白,连寂寞都写得这么洒脱。

杜甫也写月,但他的月,不那么仙,也不那么狂。他的月,是乱离之后挂在天上的一盏冷光。“戍鼓断人行,边秋一雁声。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战乱年代,路断了,人散了,兄弟不知生死,故乡远在天边。于是,那月亮便成了心里最深的念想。

张九龄写海上的月,气象开阔,温柔绵长。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潮水一涨,月亮也跟着升起来,天地忽然变得又大又静。远在天涯的人,同一时刻抬头,看见的竟是同一轮月。这一缕清辉跨越山海,让离别之苦,多了几分慰藉。

苏轼最懂月色的豁达与治愈。他说: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人不能时时相见,月却可以处处相望。这不是无奈,是历经浮沉后的通透。

李煜的月,却是清冷悲凉的。“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”别人望月,想的是亲人团圆;他望月,念的是故国山河。这轮皎洁月光,照出的是山河逝去的怅惘,是世事无常。张若虚的月,空灵悠远,自带安然禅意。“春江潮水连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,何处春江无月明。”他不急着描摹悲喜,只是静静书写月光漫过江河、遍洒大地的模样。那月亮,不悲不喜,不紧不慢,看过流水岁岁奔赴,看过人间烟火起落,而包容所有心绪。

细细品读便知,千古明月,从不是单一的景致。在李白那里,它是狂放洒脱的知己;在杜甫那里,它是念念不忘的故土;在张九龄那里,它是山海相通的相思;在苏轼那里,它是治愈缺憾的温柔;在李煜那里,它是镌刻过往的怅惘;在张若虚那里,它是包容万象的天地从容。

同一轮明月,穿越千年,映照不同人生、万般心境,默默慰藉着每一个时代的芸芸众生。

如今高铁穿梭山河,通讯跨越万里,我们再也不必仅凭月色寄相思。可纵使时代更迭、生活变迁,我们依旧会在中秋之夜,习惯性地抬头望月。

因为这轮渡尽千年的明月,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,成为独属于我们的文化浪漫与精神图腾。它照过秦时烽烟、汉时边关,照过唐诗的豪情、宋词的婉约,照过乱世的流离、盛世的繁华。